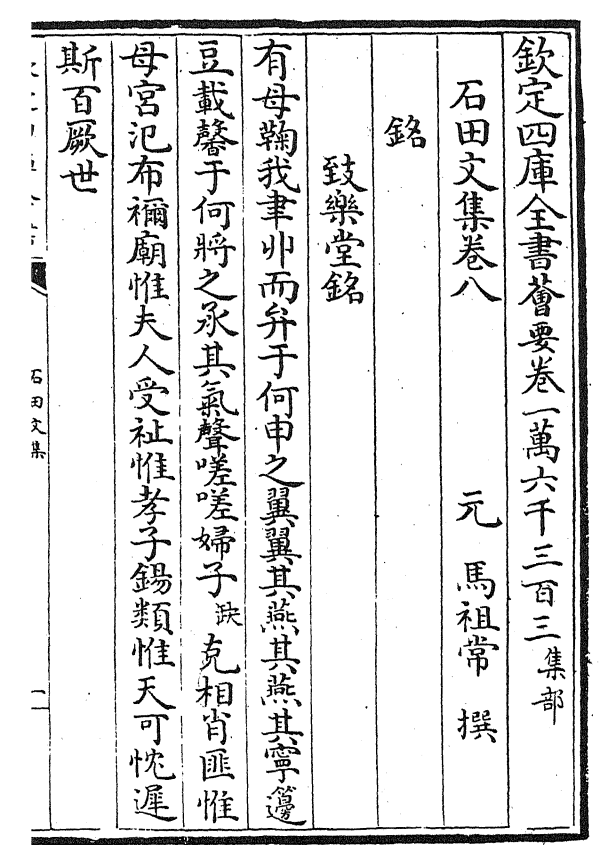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石田文集卷八　　元　馬祖常　撰

銘

致樂堂銘

有母鞠我聿丱而弁于何申之翼翼其燕其燕其寧籩豆載馨于何將之承其氣聲嗟嗟婦子缺克相肖匪惟母宮氾布禰廟惟夫人受祉惟孝子錫類惟天可恌遲斯百厥世

梁彥中家塋中致慤亭銘

肅肅祖禰於昭厥靈曰既降止于牆于羹不顯孝思鑑我躅饎昌爾孫子賓興于世

書櫝銘

農善銚鎛匠利斧斤其器既精其績惟�以食以居可必於懵士不農匠崇文著書濟濟閒燕明世所須祕册於櫝經史百家內沐其澤外芬其華漆梓勒銘以告弟子我承庭訓敢不礪爾惟天精明不嗇于人惟物淫昏

乃迷厥貞匪聖匪賢曷先我覺匪訓匪辭我孰從學曰我祖考奕葉顯揚草我世俗維文是將迨兹百年士而不民我辭謞謞庶大爾身

書几銘

木也材漆也堅工之良其成器也完吾克有之利於燕閒之觀

居室銘

茍居室也敬則疇之可訂茍學古也專則疇之不傳有

幽者神有窮一作穹者天將寵綏之爾益勉旃

止善堂銘

維昔邃古厥民顓蒙弗跂于福弗鄰于凶鳥居獸食其行充充繄文字肇啓相我民止明靈亶昭曰人曰巳以破其昏以迪其内衷以燭于盲以震于聾洽于大同止善之功

導誨堂銘

其誨諄諄其導訢訢以績以勤以資以殷

王仁輔左丞德符堂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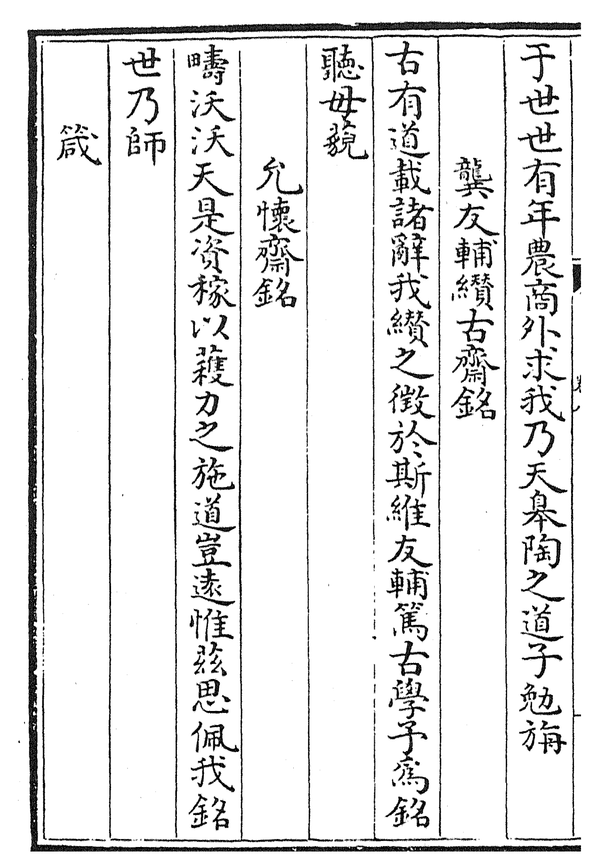
耕之澤澤穫之揺揺植之芸芸木之黄黄是謂德符維善之趨有以考室矢銘以質之

䶇然亭銘

維茲世人時化物遷雜沓紛至攻于吾前吾乃應之而一䶇然其䶇者何不吳不敖不震不譁順受維嘉豈嘻笑之缺者耶

李氏種德堂銘

錢鎛㫖農服田財貨集商懋遷維士進德德維賢種之


于世世有年農商外求我乃天皋陶之道子勉旃

龔友輔纘古齋銘

古有道載諸辭我纘之徵於斯維友輔篤古學子爲銘

聽毋貌

允懷齋銘

疇沃沃天是資稼以穫力之施道豈遠惟玆思佩我銘

世乃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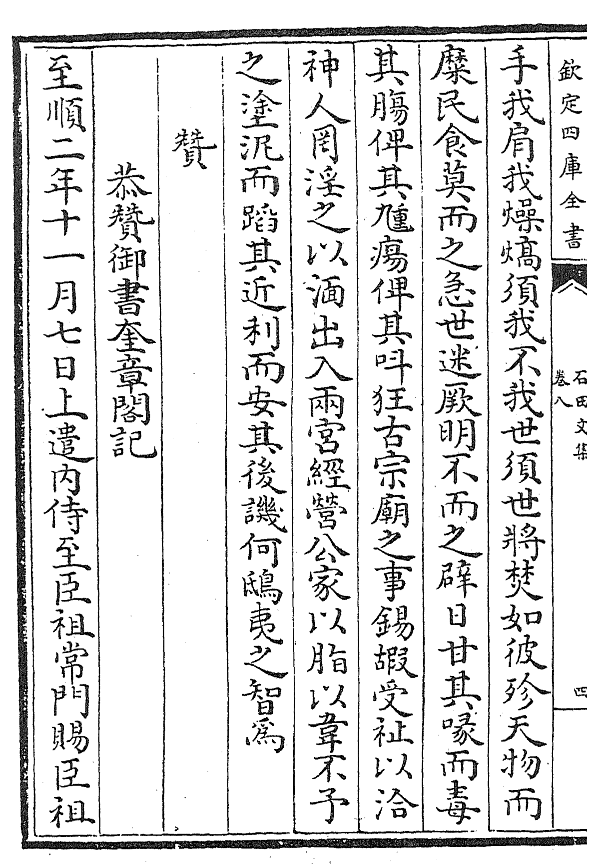
箴

舟箴

伐木于山旣斧旣鑽于綴以穎金于屋以編管杵堊縷枲研桐之脂塗于木間以禦外波不觚而刳不趾而趨南國利之以載以居不車不廬越紀彌章矢溺溷濁汙海若之宮馮夷乘顛軒輊上下萬緪千纆不施其功卒不思改圖由是言之水豈不仁哉

酒箴

瓶曰何鴟夷脂韋敢侮予爲清洌以實我纆徽以緪我



手我肩我燥熇須我不我世須世將焚如彼殄天物而糜民食莫而之急世迷厥明不而之辟日甘其喙而毒其腸俾其尰瘍俾其呌狂古宗廟之事錫嘏受祉以洽神人罔淫之以湎出入兩宮經營公家以脂以韋不予之塗泥而蹈其近利而安其後譏何鴟夷之智爲

贊

恭贊御書奎章閣記

至順二年十一月七日上遣内侍至臣祖常門賜臣祖

常御書奎章閣記碑本一幅者臣祖常冗瑣下品才識淺薄叨被先榮待罪風紀夙夜恐懼無涓埃補報於聰明之萬一不得斥逐則爲大幸顧迺曲加天寵猥賜宸翰煥乎日月之光華郁乎雲漢之昭回羲畫八卦禹叙九疇雖有義有文亦不是過也何則義有義而無文禹有文而無義必待周文箕子者出然後文義大備垂之無窮今皇帝陛下即位之明年開奎章閣布政四方大臣公卿以次進對少間則覽古文圖書綜覈古今求其治亂

之原以施於天下以戒於群臣廼製奎章閣記俾工官鑱諸樂石茲皆萬萬世無疆之處也猗歟盛哉臣祖常受賜不勝感戴聖德北向百拜齋沐謹爲四言詩以賛於後云
皇帝明聖受天之命撫御四海民物遂性物性既遂太和雍熙雨暘咸宜于于施施清燕暇逸不遊不田刻文垂訓萬世是傳賤臣荷寵天光臨門寶藏私家以遺子孫臣拜稽首維聖作憲羲畫禹疇法天行健有義有文於昭日星豈惟修辭爾大同於經嗟臣螻蟻待罪風紀瘝官追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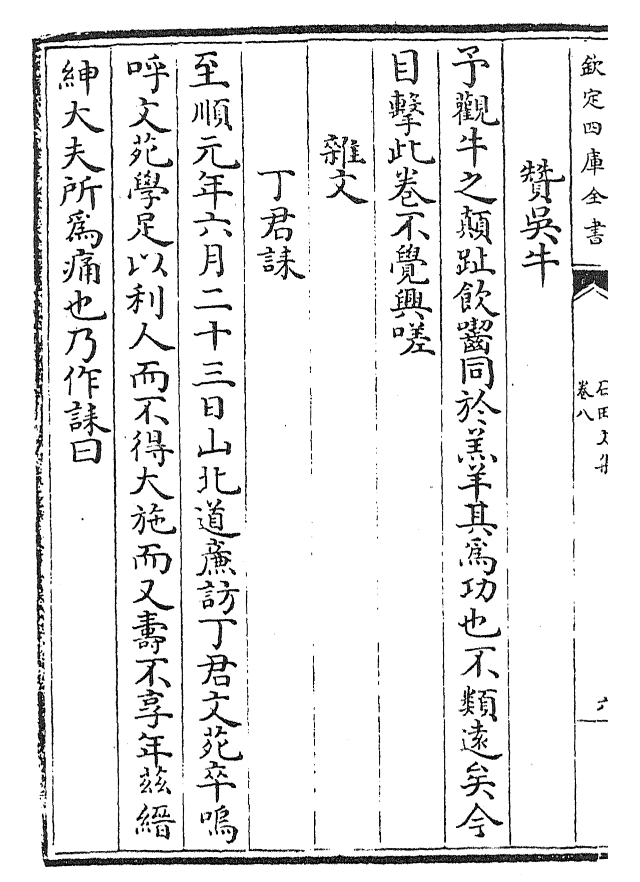
幸不訶鄙乃重受錫天德何報糜軀銜忠罔極覆燾

吳宗師畫贊

有翚翚之思而弗施有肅肅之容而自儀冠裳孔都登降拜移載以德與豐其道樞俾同我尚世之儒相實民之望豈囿於象者邪

贊雙兔

兔爰爰相伏蹲圃田塗宅丘原嗒彼罝儲穎功壽斯文圖爾形



贊吳牛

予觀牛之頹趾飲齧同於羔羊其爲功也不類遠矣今目擊此卷不覺興嗟

雜文

丁君誄

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山北道廉訪丁君文苑卒嗚呼文苑學足以利人而不得大施而又壽不享年茲縉紳大夫所爲痛也乃作誄曰

有樹其栢孰培而斧有良其噐孰陶而窳昔也聮裳荷天之光靡行匪短靡言匪章試官民庸摶其頑宄以煦其疲癃持斧冠豸而蛇虺弗嘬何辜于天而不遐年誰謂爲之終其罔全服食之就耶藥石之不耶惟減受祉果何修也飛羽天湄君樞之旗崇璞山碕君墓之碑酹奠余奠誌奠余辭爰封茲誄敢識余悲

仁本堂觧

粤古先民孕善於中而契乎天倥侗不鑿質良而全絜

然以名而不之貴靡然以利而弗之嗜憧憧往來不求不忮聖哲彌綸弼以仁義縲虞在下瞽頑弗慈乃以孝烝之庳君弗弟而友道日至孝弟辨矣仁義治矣魯東家素王有子其徒揭示仁本範世立謨彼婦姑勃磎誶語帚箕而獨何居煦濡以愛飲食弗敬是又孝耶生先乎吾宗法是系敢不悌耶儒服者云行仁之本孝弟實始將由茲以達夫慱施故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翕和雍熙陶陶怡怡比屋可封而刑措不用者顧不由

世咸孝悌而仁哉我觧仁本以斯義準吳氏之子尚佩
惟允

記河外事

有計吏河外来稱河外斗菽三十千弱民持錢告糴大家大家亦無有菽日益貴民日益病而有司賦之日益急也余方食投箸記其說且曰菽之比粟也奚急而病若是是履賤踊貴也有司賦之亟其謂何請子悉之吏曰子儒服者所謂治天下之事子益懵懵也故事國馬

食歲儌諸内地而不給則漕河間塩鐠置郡邑筭民之口而稟食之估當其直而以藁秸入之官又不給則差河北郡縣凡民數幾何秣馬幾俾馬就食于外令中山河間趙地百姓無糠粃救旦夕命人挈男女之里中不得易斗米其均賦於河外有以也子泥於古而昧於令而不知通變之道子不仕則已子而仕將見瘝官之罰集子之躬矣余言盡不可信耶

夏乾禱雨文

惟神靈馭雲氣呼吸雷雨變化罔測出入八極令本鄉神之祠宇在焉是神之所依歸也而祖常等耕鑿給食事神弗謹神其降咎以病吾人歟且沛澤不時稻苗將槁歳或不登則何以供王賦而爲神之粢盛乎神其鑒此也

策

會試策問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

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瘝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鈌員者衆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奬借之道獨不宜於今

乎諸君子裒爲舉首各悉其說

擬廷試進士策問 二首

文武之道有國家者不可偏廢也文藝對策取學問之士我朝已行之矣獨武舉未講非所以備文武之道也方今四海億兆之衆藴蓄才能者豈無其人乎夫武職子弟襲受世賞衣食爲事游媚富貴使之將萬人率千夫其余一作於功勛之裔則至厚矣國家何頼焉兹將議立武舉以求草澤弓馬膂力之夫謀畧技能之士以應

武選其策何先乎必功勛世臣之裔草澤有能之人兼用並置仍不戾於時宜何者為便益之道乎子大夫學通今古之制褒然来廷其悉以對朕將親覽焉

朕纂承大業祗遹先猷畏天愛人罔敢不敬故屢詔有司各揚廼職使恩澤下流而吾民得以遂生而樂業斯朕之志也而聞有司瘝官者不一或貪墨不法以抵冒條禁或優游不事以苟年勞或保禄自營或矯情取譽廉恥之風幾於不興且有官之士在民之上所以師表

百姓而百姓賴以安者也而乃自治不嚴如是何以居人之上哉又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官序有常庶績咸熙而今也風紀之司糾劾論治偷墮因循之俗日盛未見其振起者何歟豈公家審官之術未得其要歟抑毀譽交養不覈實歟將求激厲廉恥之道而期官士自治王澤下流而百姓安其業何自子大夫明古今之義其於事宜之體講之詳矣悉心以對毋隱

題跋

書瞿太素彈琴詩序後

古堂上樂皆亡獨琴在今之琴雖盡非古意然猶愈於亡也省菴周先生謂余言汴士瞿太素雅善鼓琴群髦方聲其工被謌詩間子盍賦之予悼道不傳續綴事方殺不能爲韻語俾太素絃之省菴周先生其無庸病哉

跋夫子擊磬圖

天地日月不容繪畫而松雪翁寓意於翰墨之中吾固知其歎荷蕢之非真知聖者也

恭題御書雪月二字

上日御奎章閣聽天下之政益所謂未明求衣日旰忘食者也恭巳南面不邇聲色清燕之頃留神翰墨於昭回雲漢之章尤見天縱之聖也茲雪月二字詔賜中奉大夫侍御史臣覺特班事天子官侍御史持平綱紀憲法是賴非有清明之德配彼雪月者則天子不以此官官之矣聖人在上量包天地幺麽小臣智識狹陋曷足以窺之意者或萬一歟臣祖常又得陪侍御史下列乃

屬臣爲賛遂告之以是俾其子孫寶承之以世其家焉

記御史臺題名後

天歴初有制命御史臺具石題名聖言渾灝有訓有戒天聽洞達照知物情而文字簡易葢堯舜都俞之音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向徳以象之臣趙世延旣承詔爲文至順三年缺　日臺臣等謹敷宣徳意列載如上維時長貳曹屬之次乃列於下後之来者尚徴於始而繼之也且人之善惡咸在是亦懲勸之義而不可廢也嗚

呼慎之哉

題松廳事藳畧後

昔祖常承乏察院初官未熟時事往往篤信古道動輙得咎言秦州山移之變則得奉祠大社諭鉄公丞相嚴法擅權則謫官開平嬰虎口之毒擯斥五年幸遭逢天日清明更張化絃凡是同惡姦狀顯露善類彚進衆賢登朝而祖常忝備名用待罪詞垣暇日偶繙閱書簏見有章疏舊稿數十紙因繕寫成一編祖常詎敢賣直要

譽庶亦存愛君憂時之萬一云耳名之曰松廳事稿畧者明其與同官論列者皆不記也至治三年端陽日浚儀馬祖常識

題簡母墓銘

金石之文銘壙尤難宋王安石最善銘（下疑有脫誤）可知其難也此簡氏銘郭貫所撰貫以篆名文亦簡不煩序人子之孝天之至情難哉

跋姚照磨考墓銘後

御史臺屬姚綬持其先世墓銘求予跋文予讀再過乃識于後始予考京邑鄉貢第二塲課包茅賦一篇綬實冠數百人又以才諝佐予禮部今又掾臺府祖常適官侍御史而綬陞充臺掌故則於其家世之傳文字之列宜知也且彭澤活人之衆如此綬之碩大顯達寧有既邪

跋誠求堂詩

得龍之嗜龍可以豢知馬之畏馬可以舞彼含氣之不

靈而我得其情寔用乎誠況靈於彼者可不以兹求邪

記

固始縣重建縣治記

皇帝踐祚詔内外大小臣毋曠厥官縣大夫同稽首曰予一二小臣才學不力罔有聞知奉天子明命辱守兹土夙夜寅畏如齋如疾恐不能上宣王風下成民功以遺邦之羞顧兹公署既庳且陋不克以居何以館王人何以聽臣事予一二人毋循故常毋奕等殺不刻不畫

再營再搆寧不偉歟越明年改元落成凡爲屋大小若干間爲工始末若干日秋八月縣大夫走吏于光請記厥績將勒諸珉以耀後之人祖常曰作器必銘作事必記于以考古于以垂訓俾繼我者從事有稽也令賢大夫丞流宣化之餘力不謀其私不肥其勞闢茲新堂煕臨百里可無辭也哉惟囦始爲縣或國于周或侯于漢暨三國晉隋唐名制隸屬山川職貢有圖經在皆不書記其邇於世者昔趙氏失德江淮之交風燐宵明戍鬼

晝悲乃若斯邑南窮山北盡淮陸可騎水可航田畝之甿蹢礫者無慮十八九虎豹之所宮狐狸之所號故老遺人談之者尚蹙頞而可可疑衍掩袂也迨我朝天昌景運奄有二國建制縣邑立官立師撫摩瘡痏寵綏俘遺不四十年陳蔡曹宋吳楚甌越之民雜耕於野交居於郛于今稱沃壤然其人失鄉遂教習曳獠之俗動以利害相磨戛以舌吻相撼搖持短長日叢于官重不幸饒茗漆竹箭材木之利秔秫之精鐢鳥獸之毛革所以塞

聽障明者靡不悲焉居官之位者難矣哉其年某月日某官等偕治是邑邑人宜之不數不譁如子安父居無何奔走群執事作茲役翬翬之堂翼翼之廡賓客有位庖廚有次豐而不奢華而不忒辟天造地設人未告勞又何變難爲易如斯也非大夫之賢疇克爾哉盍嘗讀春秋魯莊公二十三年秋書丹桓宮楹明年春書刻桓宮桷禮曰諸侯黝堊又曰諸侯之桷斲之礱之於春秋於禮立教者三致意焉何則重禮制之或爽也今邑人

宜大夫大夫有人民有社稷文有吏武有兵諧其神人罔有圮傾尚何以二魯謙諉爲哉

小石山記

岳鎮之列居四方其間出雲氣神物變化靈異以之順成年穀滋益品類者大矣至於巒壑之美岩穴之秀水瑩泉清琮禽奇獸之所託依往來仙真高人之所棲宿是皆有以寓游觀樂放逸在君子之所不可廢者也淮以南諸山石礦而不瑩予得小如盎者一鑿器實水植

之其中亦磊落峻拔含蓄雄偉可喜也彼雖不能如岳鎮之大出雲氣光景神物變化要受封祭然世或欲楗淇竹以塞河決鍊五色以補天漏則予斯石也其能無尺寸之功歟

留侯廟記

國家著令凡先民之有功有德於世者所在得祀焉彭城之留城有廟曰留侯之廟壞而不治神將無依其守趙君克明節制日之稍入勸民合力會財以集工徒畚

茨完好垣墉旁周階庭室屋有翼有承丹漆黝堊弗麗于淫經用量制咸稱厥宜神棲孔良象設惟肅吉蠲從事牲醴碩鮮鄉之人祝禱即孚歲無疵癘嘉生繁興民庶翕悦遂來求文刻石廟中圖以侈大神惠茂封邑於無極也嗚呼古者作事有記為教之意深矣大矣彼有務勤民以事鬼儌福以媚神者搢紳文儒之士固不欲書於冊而告于衆矣茲能以禮祠其鄉之賢士大夫講俎豆之容者則是敬君之命而納民於道也則是非文

法奔走之吏所能識也又可不載諸言辭以傳於世列其懿行美蹟宣著顯揚俾人有所徵而為善焉可乎否耶矧若侯之功德卓偉郡國固宜通祀之久矣余典禮之官也故為志以表之

小圃記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横縱為小畦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緪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通陽春土脉亦墳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

矣哉雜蘆菔蔓菁葱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楷新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羮以侑廩米之饋餉吾於世資益寡取也如是足日計矣學子汪瑄曰鑄鉄作齒綴于橫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爲小圃記

上都翰林分院記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

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櫜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爲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廼得一休也惟詞臣獨無他爲從容載筆給軺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爲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爲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

實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聯屬以偕上日懼謗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廉恥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且簡閒為民為歲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而為歌詩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上之名必蹈渾噩之實而

列陳之則庶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
志諸辟因以存故實云

聖清廟記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為甸服股肱之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即裹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名名儒修禮樂之事勑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逃者也列文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命代言為書

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於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兹省某年某官等乃狀上尚書曰郡境廟象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祠無官尚書秩宗伯禮有儀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者也孤竹其宗國也今既象設而廟食之宜以聖清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欝也則民

烏得而知古豈獨民烏得而知古焉士益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鬬之暴内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飾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巳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價不貳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歟邦之人尚礪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

之而已也

顧學齋記

古之民生有世教迨成人而四民之業定矣於是有士者出而上得之以備公卿大夫之位其所施設於治政之具則推其身之所脩而已後世庠序俎豆禮樂詩書先王之道一切不行民之生於時者率蔽於耳目見聞之習駛然各騖於資之所近情之所便而安之家殊人異而民志始茍矣上之人又無以一之嗟乎四民之業

不分嚚雜竒衺踰制不教之俗文夆其前士之有特立不遷於彼者真豪傑也哉盧龍王敬從義甫士而起家積官爲禮部郎中矣迺表其讀書之室曰願學且曰古有云非曰能之願學焉非敢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屬同官馬祖常記之祖常讀職方乘按盧龍穪塞下地國家建國全燕盧龍畿甸之服聲名文物之所被王澤之所先非古盧龍矣矧舜州之壤孤竹之墟朝鮮之封其民固已熈洽於聖賢之域矣漢唐之君其德不能遠故

稱之爲塞以塗墁其疆理之隘爾三光五岳毉無閭北鎮又東千里天地絪緼磅礴龐厚博大之氣鍾於其間區區以丈尺地量人物者小夫之智也今從義甫有士之行而有位於朝當世教化方興特立於聖賢之鄉而爲天子之郎官有名於朝矣而朝之時曰書夕之時曰書猶名室曰願學鄉之人日廸從義甫之誨不遷於嚚雜奇衺踰制不教之俗而皆願學焉將不煩乎官師之政而人悉爲士矣若然則願學之功豈王氏所得私哉

禮部合化堂題名記

凡職事官悉有司也惟六官隸丞相府分領庶務須降文書春官典禮古秩宗之職或謂之南省或謂之儀曹其視五官非獨有司之事焉天子祠郊廟則贊相中書論制度則與議朝覲會同之班簿聲名文物之品節洛辨位之名數稽載籍之推本莫不於是詳定焉褒崇旌異勸善成俗報德尚賢尊右儒學之義咸敦大而涵煦之優柔而裕養之生而不殺之道存焉與夫饔膳醴齊

之薦于上籩豆牲牢之饋于下以仁睦親以德體物分吏以上四方之職貢專官以比四方之賓興嘉穀靈獸獻禎奏祥皆附以達彬彬乎華要之地而大夫士之高選矣天歴巳巳皇帝御極之明年飭百官脩職禮部奉命惟謹乃相告戒不敢怠於事登公堂而更相命曰傳所謂禮樂合天地之化者豈不謂茲類耶請用合化為禮部公堂之名記堂之始末遂署官員之名聯屬之次於左方云令甲尚書三員侍郎二員員外二員主事二

員令史十九人通事一人國字譯史二人西域譯史二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二人官並載其姓氏序遷之由令史以下因制以具名俾後之人有徵焉

察院題名記

審官之法既壊仕者雜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因緣時貴以取進或多貲以交結變易詭詐佞媚側辟一朝居位而臨民民烏能償其積貪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御史臺設監察御史振肅庶官糾劾貪邪以繩吏牘以

除民瘼當是時宋尚未納土餽饟供給羽書四馳中原數十百州日以飛輓爲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爲急而我世祖皇帝憂民方深不俾瘝官毒我黎庶則雖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豈過是哉列聖相承成法具在天歷皇帝登極顧御史大夫特穆爾布哈若曰内外非臺察則官以墨敗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姦何以發乎汝可於臺院殿院察院刻石以題名焉嗚呼天歷皇帝丕承世祖之謨烈詔臺臣三院題名者臣祖常才

雖謭薄不識帝王之度要非夸以示人必勸之以善而懲之以不善也名既刻矣後来者有目爲材御史者有否者則爲御史者可不慎哉臣祖常於是而知天歷皇帝帝王之度也守院御史托克托王德新請曰石既具矣請以爾言爲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五年至至順三年監察御史姓名咸列於左云

州判張君去思記

在唐河東薛存義拜零陵令且行柳宗元贈以言曰凡

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余每讀文至斯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嗟乎三代而上長民者皆學士大夫知義禮有誠心愛民自能先之勞之而無倦隱然民之役也三代而下吏寡問學無惻隱之實罷軟者不勝任强幹者依勢作威公然役民而已矣惟元統至元間吾先州判官張將仕獨不然將仕質美性恬勇於行善先是淮兩暵民薦

阻飢無良者相扇就剽掠及是歲稔猶狃前非所在竊發教梲化梗公私病之將仕以逐捕爲巳任盗不弭爲牧民者責選良騎挽强弓挾勁箭率武夫即其巢穴逮之無遺由是惡少屛迹閭里以寧或訶判州不畏強禦能得盗必超擢將仕感然曰此吾職分内事耳何敢有功且不能令民不爲盗致墮憲網今得其情徒切哀矜何敢有功其不伐如此暇日適泮宫遍觀黌宇見庖廩無次講堂不治司馬丞相祠圮毁謂士民曰廟以祀先

聖先賢堂以厚有德學校以育人材昔馬監州勸滇州民闢草萊剪荊棘經營創始三十年於兹矣我後人乃不能繼其萬一殊可愧歎即日命匠鳩材完繕因司馬丞相之祠遂立三賢堂以楚孫叔敖齊相楊愔配食焉三賢者或生或封或隐於是將仕又以道礪其州人也已廼葺司夜之鼓已乃葺邏儌之司乃葺驛郵益以儒道不崇人心不正縱擊鼓警姦何益於治姦知警矣然後嚴捕盜以警其未警者焉修驛郵以傳達文書焉四

者所施有序以故州民德之於其去也思之不置具狀踵余門丐文記實於珉余方闔門城西取篋中敗書册點校存家學辭以未暇至於再三請益堅義不可辭乃曰張將仕由汴省宣使判吾光能使州民懷旣去之思是可嘉也較諸受直怠事役民而已者邈乎其燕越矣後之來者考余文不誣尚踵之哉至元三年二月吉日資德大夫前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馬祖常記

殿中司題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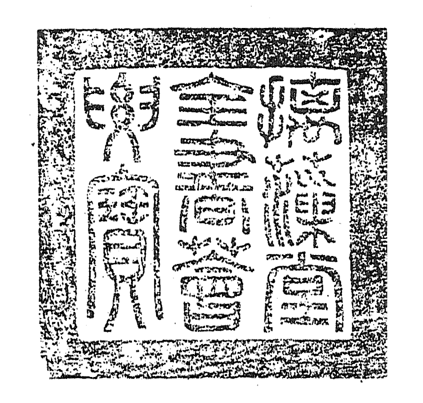
國朝官制御史臺立殿中侍御史雖三府大臣奏事殿中先相關白大朝會則知百官序班於庭在臺則百官有故三日各令曹屬報狀謂之曹狀云官獨簡貴平居無文書出則秉憲節爲使一道故職是者必國人世臣之胄必由監察御史以次進他人不與也天歷皇帝在位顧臺臣若曰殿中侍御史題名無刻不宜爾可令自令以上至制官之始咸刻之於其署殿中侍御史索諾木博囉詣侍御史馬祖常言曰爾爲侍御史時且以爾嘗

學古文是記爾宜爲之是爲記攷之掌故殿中侍御史
得凡若干人具載於後

石田文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五頁後四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
赤今改後倣此　九頁前三行鄂勒舊作奥魯
今改　十頁前八行拜珠舊作拜住今改後倣
此　後一行特穆岱爾舊作帖木迭兒今改後
倣此　十一頁前五行博囉舊作孛羅今改後
倣此
卷八第十二頁前五行覺特班舊作健篤班今改
二十四頁後五行特穆爾布哈舊作帖穆爾

不華今改　二十五頁前四行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後倣此　二十七頁後七行索諾木舊作唆南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牟　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石田文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石田文集卷九

元 馬祖常 撰

序

送劉文可之官汝州序

曩余在頴汝間識泰山劉君文可時文可尉新蔡縣嘗騎騂駒戴武冠手大鳴鏑腰長刀驍勇勁悍闔縣狗鼠不敢竊發余方疑文可直一武士爾於文吏事葢廓如也又七八年余策試京師每與縉紳學士論才器人即

先以泰山劉君為稱首無一人或短之余又疑斯人者特鄉里姓字之同者也非余向之汝頳間所識者也以是之造請之禮焉一日闖門而謂余舍人曰前新蔡尉劉君來余起走堦戺下進諸賔位拜既歷叙往時余先大夫官淮南行事暨尊俎歌詩風流講射御田原敎種樹農業諸論著文字真如詘五指而信數之也余於是尤賢之重諗之曰昔君尉縣河外不過如幽并豪俠等而今也蜚聲稱文儒雖學術之力而何功之亟也劉君

曰不然丈夫子一蹴而當女子百躍我視之尚為不力何亟也且我前年尉一縣令貳一郡子知其道乎令甲歲造楮幣若干置工官秩視外縣令丞上凡工官歲造楮幣患不給至大中天官氏以我是司我倍其歲之入而不勤民以自衒鬻考官最乃吏我為二千石亞令將之官子其序以表我遂序之曰昔也武而令也文昔也縣而令也郡河南成周之墟周南汝墳之化不泯我聖天子文教隆盛似周成王要必刑措而後制禮作樂君

官河南日當喋喋問文獻衣冠家掇拾周之逸書以須
上之徵則余也又將操觚牘以俟

送牛國寶罷教先學北歸序

余嘗覩乎山之木有所發蒙焉隱於中曾未啟也頃之
友人國保牛君告余曰我將去潁州顧子有言以贈余
應之曰趙夫子唱古學於君之邦君之行殆欲大肆其
所學而充其志耶敢以山木之說辱行李夫大山之産
羣木也其當嶧負麓廣坂長谷風日所煦清淑所會是

木也必挺聳條暢繁蔚充盛入雲刺天百仞千尺本可柱棟一作宇末可几豆其或窮崖絶壑陰寒是集楢栲雜植叢淮雜一作互樛是木也必盤錯擁腫離竒筍婁傴僂一作不克茂達不中規矩寧元氣滋液之不均即將厚地孕育之不類耶抑亦所樹立有利否也何同是木而材不材如是哉今君之潁川當漢魏時為名郡天下髙節之士率十五六出潁川彬彬如鄒魯閭其流風餘韻尚未艾也今趙夫子豈其人耶君所謂風日所煦清淑所會

者也將見上徵明堂之材於潁水之上矣余方離奇符婁一作偷僂以待爕事

送崔少中序

談者謂近世治賦之臣率多弄刀筆畫籌策日夜屑屑祈毫毛利害飛文舞書陽與陰掇一有豪傑魁偉之士學古之人以仁義為説者則羣笑目譏指號狂惑斥去恐後太師長史燕國崔君以今年春提舉山東鉄冶將行天山馬祖常曰子好仁義說乆矣持仁義說往山東

冶賦是舞干羽而戰也是擊鍾磬而田也或曰不然夫
操戈以入人之室雖三尺童子亦將呂徒而拒之使之
端委執綏揖讓下車而問館焉則盜跖有所不敢辭道
之於天下如是哉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遂系以詩曰
衣之華兮雖絅而章道之華兮雖闇而光有美一人兮
佩玉鏘鏘捨我而他其何可忘

國語類記序

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隸分及今之

書雖然並傳觀乎黄帝帝嚳而下迨晉楚列國其間貨錢刀布鼎彝敦簠誌記銘刻文字形畫之殊極六書制作之變曾不少相襲而其聲音文義相生相成百世一道我國家造篆古書因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泥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教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鼓篋而游學宫者嘗比於孔氏之徒馬大僕經歷持廣平張大卿所著國語類記若干卷來請曰是書實古轉注之義為多切講此

有年矣大卿乃能綴緝本末成一家言凢國語之引物連類假借旁通者班班具焉子盍為我序之祖常曩讀曲臺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列辨博纎悉畢載何則其資寡者其中窾其籍厚者其內充則大卿之為是書後世稽古者尚有考焉

送人南歸序

下邳翟君志道觧易玄既成書進之闕下天子喜其勤詔丞相府特與提舉儒學官凢儒服者咸推為榮仍悔

其已由雜道進而崇君之進以正也率悉於君而因求君之學不已遂謂玄義出老子孔子徒所不道揚雄遭漢厄運訑訑諸儒間著太玄深誘於易其名義悉與易不類宋周邵程朱四家論道理傳天下後世者往往常以二書不並稱令翟君挈四聖一賢之要歸而比之其有以越乎人矣以余為識翟君請問之余謝不能乃自為書遺之曰夫士之博於文久矣彼百氏肆曼衍雄深荒忽鬼恠之辭高說天人下援俚諺鉤貫旁出漁獵小

道蔚乎其相稽也炳乎其相徵也駸駸乎其外褖而中竅也訾訾乎其出侈而入畜也為士者靡不掇拾其精華而芟剔其蔓梗也辟則津焉民有趨父難病川之不可徒涉也而曰必求杠梁而不秉桴則可乎否耶其利害炳炳明矣且復諗翟君曰君將再往一作東南游東南有勝國故都去今世尚邇其遺老猶在中必有如箕子者且為我訊之洪範之與易易之與揚雄太玄果何如也遂抗手而别

游經歷字序

游氏為河南望族河南祖常父母邦也宜知游氏為甚悉始辨章公起家以清德素業教諸子皆恭儉守家法傳數十年不殄而愈熾以及其孫僎僎年弱冠即筮仕為監脩國史叅軍宣政院經歷僎曰子知吾家世吾且有請先是翰林姚公名余曰僎矣而字則未有也願有以字我祖常曰惟古之道冠而字於阼階禮之意以責成人也今子官於朝有年矣庸藉乎字為也雖然子有

命所不敢辭請字曰嘉賓夫僎主人之二一作貳也古之人相見而禮飲也主有僎而賓有介焉僎能修主人之辭以致乎賓賓以授介介亦有以復焉於是乎宣禮節合文章觀辭命整容體油油然大順生人道成矣嗚呼其義顧不深哉是則曰嘉賓如之何不可尚思有以實之

李氏壽桂堂詩序

燕趙古稱多彈絲躧趾慷慨悲歌之士風聲氣俗表裏

并代田獵騎射以為生常報死感激以為壯偉居秦之
世趙及韓魏東方諸國糜爛蹈藉人幾於無而燕獨存
其筋角棗栗之富督亢之饒傳數十世而不衰豈亦名
公始封之國邑人人愛之而不肯去譬如甘棠而勿翦
勿伐者也我國家都全燕之地以恒碣為城以瀚海為
隍生聚教養十百於古萬方之珍恠貨寶璆琳琅玕珊
瑚珠璣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吳越之髹漆刻鏤荆
楚之金錫齊魯之枲纊纖縞崑崙波斯之童奴冀之名

馬皆焜煌可喜馳人心神則得為民而居其地者天下幾何人哉得為民而又居其地且又不為彼物俱化者葢真鮮矣或曰王畿之民匪華車服美室屋則不足以樂承平而崇理治矣矧有悅親心而婉順其好者乎詎可亟病其奢而深詬之也析津李氏正卿有母年八十矣以絍繡為工不廢有弟四人悉相孝友正卿甫昆季葺屋都邑之中以奉其母氏翰林待制趙君穆為書某（某一作其）室之名曰壽桂嗚呼若斯人者亦庶幾能悅親者

也亦庶幾不為物化者也雖然非得載諸太史氏文字之末詩賦之間則其亦孰信之哉

送李公敏之官序

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則人皆慕義向化矣延祐初詔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闐大食康居諸土之士咸囊書槖筆聯裳造庭而待問於有司于時可謂盛矣然其進之道雖則曰應詔對策皆不過文藝細碎矯誣情實求合乎有司而覬得一官於天子也

未聞其不為利祿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獨行違今而趨古孟軻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余在河南即聞于閩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變其俗其學日肆以衍浸漬乎六經汪濊乎百家蔚然而為儒者流離困苦益自刻厲教授於青齊之間賴公卿大夫知其賢名薦牘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豈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公卿大夫之知而不可必也又豈為利祿世資舍其所有而要其所無者哉如此則

孟軻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吾公敏是已余今益知愧焉於其行故為序以别

王夫人貞節序

集賢待制兵部郎中喀爾庫庫之外祖姑王氏故贈上護軍琅琊郡公之女故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女弟陜西行省郎中劉天瑞之夫人也夫人十四嵗嫁劉天瑞又十六年而夫死又二十六年所在有司上其事於丞相府旌其門焉嗚呼甚矣禮之可以善俗也古者婦人夫

死已稱曰未亡人則是欲從而死也今王夫人始為顯官女與婦也則夙夜敬事脩飾工容及其夫之没也則疏布被體號泣若將終身嗚呼婦人之行盡如王夫人則俗豈有不善者乎然善俗之道視其上之禮如何爾上之禮既已敷錫道揚表異褒美書在官府名在州里凡所以為善俗之道者亦云至矣而縉紳學士讀古詩周禮先王善俗之意相屬而為之詩以宣昭天子人倫之化且使民有所歌詠而觀感焉是亦縉紳學士之懿

德也為義固不偉歟

送高富卿學正歸滑州序

謡諑以為辭骫骳以為學利於時而躓於道賤已而貴物夫豈謂儒者之要哉寡默以為廉齪齪以為恭兹又豈謂儒者之要哉前年魏郡高君富卿被省椽主光州學州人之子弟從而嚮道者數十人方駢進不已且將有來游來歌之士而高君受代去學官故服孔氏之言者咸重不忍其舍吾黨而他適也咸重賢其操儒者之

要而無彼二者之失也作為文章書諸幕帟以張於祖道之右祖常竊聞而私慕焉於其行贈以言曰君不躓於道不賤乎已使其在孔子之世則有顔淵閔子者為之依歸而取正焉斯能入善人之域矣不寡默以為廉不齪齪以為恭使其在孟軻之世則廉必不如仲子之廉恭必不如柳下惠之不恭矣若然則高君可不謂之儒者乎

送聶道元詩序

少之時隨親提攜往來官游江淮之交纘古績文視世之進取不屑也及官淳光祖常年已二十矣旦夕侍出入吏來白事嘗從廳事後竊聽吏多以名呼私甚薄之獨聶君道元先子每特稱其字焉私又疑之請曰聶君特筐篋曹屬獨字之何先子顧祖常而教之曰兒來前立吾誨汝蓋聶君異他吏當休沐下直跡他吏皆縱酒叫號市中道元服澣衣而講律義於家不出也斯可敬矣汝無忘吾言後其名曰大彰以淮西山南部使者並

檄聘之貢地官掾轉登臺郎奮迅騰拔出贊淮東憲府而祖常承大宗伯之職于朝道元喜且命曰先大夫知我我之行子豈無言乎縉紳之士咸已賦詩為贈矣子宜為序若夫壯詩人之情性惜執手之别離則詩序之製也因情性之所由以達乎人之親慨别離之相慕推今日以至于當時則茲序之所起也敢以是為道元送别詩序

風憲宏綱序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儆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劾不俾瘝官貽憂惸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狥令國家肅清臺綱汲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

卧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强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

大盬者必不實器之過實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它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華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余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余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兹行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于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集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龎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觝骫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為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覊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懥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誥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曽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

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浇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衰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窳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兹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畧告之

楊玄翁文臺序

讀楊玄翁文臺再過得其辭之意義氣之音節藴隱君子之言也延祐初予售于有司是時以古文名者清河

元公復初假予以言曰子之脩辭幾於古矣然於質實則過之於藻麗則乏矣予起應之曰祖常初無志於斯世功名之業聞古有所謂立言之士粗願學焉而弗舍之也今國家以文取四方士其進也不雜是以致此幸先生教之然稱以質實則祖常有未敢能玆十餘年矣蘊而未發也力小勢在下信者寡而傳者或疑之間與東平曹子貞甫王繼學甫中山王儀伯甫蜀郡虞伯生甫相下許可用甫宣城貢仲章甫講求其說而猶以質

實為難而不得一變斯文為歎也而今也玄翁之文隱君子之言也蔚然而充鏘然而和而怦然而有激也質實之域幾其造矣乎乏之於藻麗者不飾之耳君試以諗同志者何如也

梁氏壽慶堂詩序

監察御史梁克中請於馬祖常曰吾世家宛丘國家平宋吾父君用甫以應募戰有功進領千户軍居閒嘗教克中昆季曰吾年幼氣實時蹕於蹕於疑誤弓刄出廣海瘴地

與盜賊羣結艦連屐轉鬬相薄毒霧之塞也如蓋帷猿狖交啼之悲如號一作魁鬼諸少年皆樂搆難俘殺為快計而吾獨被甲執盾以赴敵未嘗妄戮一人亦未嘗以所欲貴富者載諸心以殘人之子女化貨賄辛勤來歸吾弟又奄先人之業以自殖而吾亦未嘗介於懷以求已私也若曹生太平盛世慎自問學事親孝謹人人言天之報予善人恒有餘慶或者其有然乎克中佩父訓學未成而仕由御史大夫掾得官承務為江東廉訪司經

歷進南臺御史遷西臺御史入為監察御史累階五品請于朝封吾父曰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宛丘縣男母閻氏宛丘縣君今壽皆八十丹顔素頷虞（一作危）坐堂上不轂之子三人孫男六人曾孫男女又六人侍膝旁怡愉甘旨殆知喜而忘懼也元統元年冬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呼喇台等以聞天子初（一作賜）尚尊酒偕所封制即賤臣之家以寵異之夫名與禄豈必賢者待之為榮哉雖不賢者亦待以為榮也韓詩曰曾子仕為吏以

樂得養親雖禄不過鍾釜猶忻忻喜也曾子可謂不賢
乎以彼其賢猶曰喜及禄養不賢者能勿喜乎克中又
將求薦紳先生作為文章以繩天子之賜而助吾喜為
母壽也干一言序吾意何如予曰子孝矣夫子孝矣夫
天之報于子固有不得而知者惟明天子所以望于子
者豈不曰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敬之以義事之以
道仁人之於民也必體父母以子之故器子為御史成
子為孝人者政有望於子也子異時為名宰士為良公

卿為民之賢父母一是心而已明天子之望子者如此子姑持予言為予父母壽其必亦喜無量惟賢者而後知此意也子謂何如克中曰然即書而為之序

送雅勒呼祭書之官靜江詩序

奎章閣祭書雅勒呼字正卿取高科登朝廷以文學才諝遇知于天子出貳郡治以宣上德而脩百姓之務亦可謂榮矣然而有為不懌者謂正卿宜在館閣華要與諏訪獻納發謀議佐政事而自效於靜江荒遠僻隅山側

洑海之地孰失之歟余為之言曰中州大夫士吏南越者往往不樂其土其仕皆有苟且而無憂勤之心以故其政事觧弛莫致其治教之意而蠻民與猺合盜廣西數郡罹其暴害天子宰相以静江重鎮守臣未易稱任又知正卿嘗家衡鄂壁于其壤識其山川巇坎之勢市里田土風謡習尚詁言之變害利詭冐憸良之形制其傾揺踸踔而導其善心必有素計也他日正卿以親老乞髙郵便養而天子宰相特有是命焉夫以嘗仕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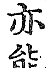
出入禁籞為文學之臣而治其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否皆已習熟之士專思一慮以勞其職以宣布上德而無苟且以憂勤百姓之務余知其必能成在官之政為後來可守之法矣此正卿所當自致其治教之意而天子宰相之所以命正卿者也又孰失之歟然余聞往時廣西憝臣帥守嘗併力以勝盜勝則削骸戮孥矯虐毒民使荆湘衡鄂兵以萬數卒殲焉正卿其特將除是而已耶抑用之為小異也豈亦制而導之亡素計猶不免

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孔子曰天下有道
盜其先變乎亦嘗思於其言否耶緜鄂沂湘過衡抵靜
江吏者多中州大夫士正卿爲余諗其賢者曰受命爲
吏大者専方鎮小者一郡一州起居靡有所失飲食不
侈以安雖越南與中州不大異也豈當以不樂而置官
以不事利進禄耶倘曰余之言可豈得蠻猺之爲盜哉
噫亦其民之幸也已於是不憚者與舘閣僚友及京師
聲明之士各忻然爲文章以美其行而勸其無久於外

以致其去處之情而請余為之序正卿固喜任事者故次第其言以送之

送簡管勾序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圮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為之也始簡君布衣褒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鉤連濡沫



之巧也非有排難觧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躓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巳矣彚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閭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徯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吳養元管勾還家省親序

番昜吳生養元年弱冠循循務進理自將無世俗子弟華美之習吾嘗愛之今年中書署為曲阜先聖林廟管勾捧檄而喜告予祖常曰小人有親方壽而康寧今玆被檄非敢以尺寸之進為喜喜得升斗之禄逮親榮養也祖常聞之遽然色變而嘆曰昔吾起草野戰藝於京師得一官則皆失怙恃矣後月給俸入及間拜錫賚歲時市鮮新物品饋食堂上則追恨罔極自罪不孝以為

不得奉一歡於膝下雖叨冒光寵適增愧赧而獲戾於清議迄今觀大夫士之家有侍其親之在官者憧憧於心也嚮者吾年未老大時聞生若言尚易今也吾年老大矣聞生若言得重無判于心乎子歸矣持吾言以諗其親則生之親將悦生之孝而喜吾之言可以為歡也同朝君子有能賦者請以此為序

石田文集卷九

石田文集卷十

元　馬祖常　撰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廼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時城新剗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世祖皇帝教命下

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壖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成令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令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寮宷倡然後大家富室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它從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於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辦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

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檟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宣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

揖讓俎豆之為懿顓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曁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几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服名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

羡矣若嬰頡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龎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禮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

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俟承宣之志者必冠（上或有彈字）而起矣提舉學士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廟之成前尹瑪蘇庫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簽廵按院烏德美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為言正兖郕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為銘詩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嵋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

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峩峩璪弁之瑳濟爾象犧鍚爾絃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輪維枏河浮厥栢是尋是斵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云一作至聖儀儀玄紘龍衣衎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茆于地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膴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鍾路鼓逄逄言燕于公有翼有顒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閭閻廼承廼宣御劇廼專虞庠連連王

士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侯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二年總管拜珠君上謁廟又先發稍入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諸器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

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實力穡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年間人俗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秀俊之資生於其鄉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因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民之罪哉國家覆被蒸庶涵育生遂重熈累洽薫爲太和溥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兄子弟老老幼幼日趨於化矣而安豐爲郡在今綏服之内密邇天子聲名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靡習雜好以遷其耳

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歴君總管君恊恭在官勸民以學子備纂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而為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入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學春秋天下通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喻之以義也今二君守官知教民不在笞辱奔走而在於俎豆揖讓不以小法苛急而以大道磨厲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所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

乎飾屋製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貫用食工米麦凡二百一十石髤漆黝堊陶瓦材木磚石蔑枲之具輪山航流舞脛各致二君才謂之施於民者它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聞鄰州之士鼓篋而游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鄉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為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

桐栢嚚嚚淮水中濇左峙楚都安豐之揭殖我禾麦有顒者民田田宅宅奠居飽嬉弗大厥知官師維良開黌

納之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辰冑而不弁今天子聖俊乂咸事嘉生靈應駢入遝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詩書禮樂喤焉古聲古聲喤喤簴敔瑟琴侑薦豆籩求神陽陰我神降嘏多士在學賔興于鄉其光嶽嶽二良民庸作民維同鐫辭伐石上于考功

光州達嚕噶齊烏瑪喇公去思碣

初内侍臣烏公繇杭州司稅長以承務郎監守陳州于今為民吏稱誦時余弟祖孝以進士倅是邦故知公為

詳至治癸亥復階前資來治光光甸淮右民物頗阜壤土衺沃未易理也公至之日一以誠格姦恬絀信索民所宜為則易置之躬率以勤制廉直急官事猶理家凡執意論列曹吏俯首將命寮亞允協執筆署紙尾唯謹威德濟洽惠利遂行初政甫期年而治行燁然為淮蔡稱首淮南北聞公名靡不爭為鼓譽以故農職畎畒民就禮俗健胥一作兒皆竄伏田里以事其業比屋充庶弦誦之聲相聞氓負襁子來者袂如雨及至則如歸州東南

境百里而遠屬縣曰固始先時有羣無賴疇相詆訐者以産白金盜執民地誣上官徼譽毒民左狙右掠不得則死繼之民緣是往往破業甚則決身虵虎之吻訟連莫數歲公惻然為建言白政府罷之居民至撫手道慰雖前日之跳踉倖望者亦莫不奔走來同焉兹非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歟泰定丁夘冬公為州之五年也余自京師歸淮南展先子墟墓而公始以終更罷光人之賢有言者持狀來取文以表公惠嗚呼世之吏以

能稱者殆不多見而矯虔者往來相屬視先王禮樂教化為腐樞則姑汲汲乎告聽論訴之政曰施化易也失在於政則曰民不變也為國者求人如弗及而彼將訖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烏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飭之材而操一切按致之法者葢異等矣述其理道貎之古能吏其庶幾乎後來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爾先子為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久圮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欂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齊無次某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銅施色之物

皆集作於天歷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為政于此州爾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于聖人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令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

王邸名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常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皇帝正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襃崇父叔梁紇可封啟聖王母顏氏可封啟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

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叙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
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
為羣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于天匪言莫宣匪文莫
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
翕以敷施考妣啟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
州易教作廟維喬梗枏梓栢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
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
鏘其神洋洋牖茲顓蒙闇而日章淮巘諸谷會流為瀆

南薄其郛州名為光光在百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一作侯）德勸我民豈忘之

光州固始縣南岳廟碑

五岳奠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於其人三字上下疑有脫誤）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岳祝融之墟距固始計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萬物流行蕩摩

又豈閡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塊圠旁礴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岳且辱祖白一作祝宗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岳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于天下者不禁也

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恙汝南民李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嗇聚當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躧屨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公萬户總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為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

門者為列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于其中外甃二池瀦水植蓮客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為石矼周為繚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愛敬者也既來請文夫何讓焉乃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隮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骿羅兮夾以斧㦸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

食汝兮何報鼓以（一作獻夕）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予廟翼翼兮邑（一作揖）予趨載擊鼓兮問年秔盈疇兮秫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始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牟記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兮神咸在

勑賜弘濟大行禪師創造福州南臺石橋碑銘

至治三年今天子嗣大歷服慈仁儉勤思與元元共廸天休惟淳厚意義廣大廼嘗詔祠官咸秩厥祀凡其徒功行峻潔者特褒寵之踰年改元泰定宣政使臣伊埒

特穆爾以福建平海頭陀禪錄行業修著宜錫恩渥謹
上言曰師王姓法助名也世為泉南農家母感異夢而
生生十二年而為沙門又一年而受沙彌戒又七十五
年而歿歿三年而葬葬又九年倘無以表異之非天子
廣愛推恩褒寵功行之旨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
執（下有禮字）於靈應師再參諸毗尼師不業泥不拘無有障
礙惟以發明已事為究竟故研窮內典洞了佛乘日發
猛勇以畢至願嘗見舟濟西汪（一作洋）者即惻然曰是必

及於難報止之弗聽卒之暴颶舟溺又嘗爲埭於海濵水嚙蝕埭且崩師麾以翣潮爲縮云身衣百結木食澗飲更歲時寒燠不懈蓋道益勤而心無怠年益邁而志彌篤此其行甚高福唐一作當粤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水皆自高而下石錯出其間若騎布獸伏迅湍回洑旁折千里滙而爲南臺江昔以舟櫛比連大緪爲浮梁以濟每潦漲卒至則緪絶舟裂於兩碕民多溺焉師將橋江以利涉者先命弟子吳道可走京師因圓通玄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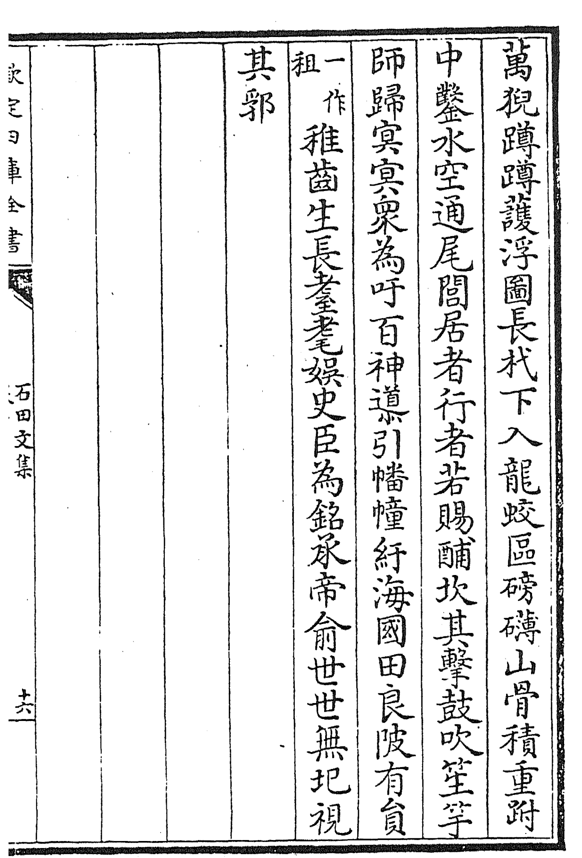
閩師李公聞於上天子嘉其意詔師卒成之既被命矣衆愈弗疑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閩揾轉運使王某且率其屬合治之不一年得錢為貫者數百萬廼為墩二十八植材木礱密石納木腹而基之工未告具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曰嗣上法喜法秀德遇嗣永實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奇仍積其贏貲及故端明殿學士王君某田之歲入岸南北為亭北岸之東為寺御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趨

之故居泉則有毗藍庵彌勒庵居興化則有嵩山院寶塔院居南安則有星聚堂崑崙堂凡為庵為堂為院為亭為塔為陂為埭為杠為大橋為三門佛殿總一百八十有六狀皆瑰詭殊絕而南臺萬壽橋其尤鉅者也此其功甚大先是師未殁之二年仁宗皇帝賜璽書加號引濟大行禪師帝師亦授衣一襲為傳法本其所以寵賚光大之者匪自今矣嗚呼一真如界復何假於人天小果也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彌勒之華嚴阿育

之寶塔遍於十方豈真為偉卓觀美而已今之學佛者昧於此或離乎真或蔽乎物倀倀焉幾無以存其身而大戾厥教視師為可愧矣是其功行皆可褒崇奏聞有

制曰可其命史臣為文以刻諸石銘曰

菩提大士諦真如假象現法表道樞弘濟禅師廼其徒心如摩尼形槁枯洞開五藴觀空虛究竟三乘超有無食糲衣卉損豐腴精勤好用行不踰閾人歡喜歌以趨鉢錫隨地成屋廬作杠截流載大塗車跡步武乾無濡



萬猊蹲蹲護浮圖長杙下入龍蛟區磅礴山骨積重跗中鑿水空通尾閭居者行者若賜酺坎其擊鼓吹笙竽師歸冥冥衆為吁百神遵引幡幢紆海國田良陂有貧一作祖稚齒生長耋耄娛史臣為銘承帝俞世世無圯視其郛

石田文集卷十